

康象贤 著 Huishou
Liushi de Jinbo



回收流失的金箔

CS 湖南文艺出版社

◎从荒漠走来◎儿时好动◎饿的记忆◎兰家湾◎闷罐车◎黄河边，祁山上◎淮河水冷◎远山路漫漫◎电话铃声◎震撼往事
◎村定◎青黛如山◎我仍是战士◎劝你放得下◎山居读陈◎郝老师◎画中话◎双洋汇◎天人合◎丹徒童话◎海燕之乡
◎白桦叶又黄了◎阿曼丹光彩◎谢尔盖给我画像◎高高的水晶柱◎暗抑到宁夏◎天涯鸟起◎鹭鹤界梯田看开去◎迷离梦幻
◎春姬猫◎猴子玩耍的地方◎不是梦幻，是天堂◎香巴拉不遥远◎夜宿日喀则◎甲群大雪山◎醉倒俱乡◎泸沽湖女人
◎大雁飞霞◎喀什风情◎人往高处走◎草原苏醒的时候◎胡杨的记忆◎沐浴天华◎打发时光◎大江东去◎驷马路
◎台湾走不透◎掏金梦◎林子大，林子深◎三晋三大院◎佛窟神韵◎峭壁福地◎总说诗话◎登上泰山看孔子◎人心有鬼神
◎挤兑、喷发◎祖魂◎横看成岭侧成峰◎天不为例◎莽岗社院别群红◎韶乐群



回收流失的 金箔

康象贤

著

Huishou
Liushi de Jinbo

金箔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收流失的金箔 / 康象贤著.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2.11

ISBN 978-7-5404-5409-8

I. ①回… II. ①康…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59297号

回收流失的金箔

康象贤 著

出版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张璐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网址: 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瑞和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2013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9.75

字数: 210千字

ISBN 978-7-5404-5409-8

定价: 39.80元

本社邮购电话: 0731-85983015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目 录



- 001 从蛮荒走来
- 008 儿时好动
- 013 饿的记忆
- 019 兰家湾
- 024 闷罐车
- 029 黄河边，邙山上
- 034 淮河水冷
- 039 远山路漫漫
- 044 电话铃响
- 049 震撼往事
- 055 村变
- 061 责重如山
- 066 我仍是战士
- 072 劝你放得下
- 078 山居谈隐
- 085 邬老师
- 089 画中话
- 093 双洋汇
- 098 天人合
- 101 丹麦童话

- 105 海盗之乡
- 109 白桦叶又黄了
- 114 阿曼丹光彩
- 119 谢尔盖给我画像
- 125 高高的水晶柱
- 129 瞻仰列宁墓
- 135 天涯鸟趣
- 139 紫鹊界梯田看开去
- 143 追寻梦幻
- 147 春姬坳
- 152 猴子玩耍的地方
- 157 不是梦幻，是天堂
- 161 香巴拉不遥远
- 165 夜宿日喀则
- 170 叩拜大雪山
- 175 醉倒侗乡
- 178 泸沽湖女人
- 182 大漠飞霞
- 186 喀什风情
- 191 人往高处走
- 195 草原苏醒的时候
- 199 胡杨的记忆
- 203 沐浴天华

- 206 打发时光
209 大江东去
213 骡马路
218 台湾走不透
223 掏金梦
227 林子大，林子深
231 三晋三大院
238 佛窟神韵
244 峭崖福地
248 戍边诗话
256 登上泰山看孔子
262 人心有尊神
269 挤压·喷发
274 招魂
279 横看成岭侧成峰
284 天不作为
289 井岗杜鹃别样红
298 韶乐醉

从蛮荒走来

人生旅途中，不知有多少盲点，多少蛮荒岁月。而书本知识与社会实践，无疑是穿越人生蛮荒的力量源泉。

我的记忆，在强裸中睁开眼睛就掉进了迷宫，朦胧中只有母亲那张似曾相识的脸，黑暗里一点亮光的桐油灯。

儿时顽皮，坠入自然与社会的黑幕，久久找不着北。家里玩火，野外烧荒，殊不知火灾的可怕，少不了挨大人们训斥。潭旁玩耍，塘里游泳，水鬼拖人淹毙的传说吓不怕。有衣食之欲，无饥寒之忧，身陷贫困而不知天下人家不一般。家父土生土长，丁字不识，按他的见识，要把我培养成像他那样吃苦耐劳的农民。扫地，放牛、拾柴、割草……总是在他的强制下进行，他的思想动员就是“勤快”两个字。六岁那年，我跟父亲去两公里外的地方挑煤炭，两个泥鳅篓装几斤劣质煤，压得我

肩痛、腿痛、腰痛，气喘吁吁，撂下担子不走了。他手里握着一根小竹枝，向我晃了晃，说我偷懒就要挨打，驱使我继续上路。离家越近，我越走不动，他那枝可怕的小竹枝终于轻轻的抽到了我的小腿肚，痛得我直蹦，哇的哭起来……中午饭，我碗底压个荷包蛋，这是对我的奖赏。我亦挣脱家长的管束，拓展小自由，如掏鸟窝，捉青蛙，玩蟋蟀，还砍掉一根碗口粗的楠竹，削成几支“三八式”，发给小伙伴，挨了大人一顿骂。干体力活，熟能生巧，勤快效率高。运用力学原理，一根撬棍，找个支点，足可撼动磐石。挖土站稳脚跟，甩开膀子，落锄三点。肩上担子颤摆与脚步起落相协调，人轻松得多。耕田扶的犁把，力匀犁头平，下压犁头翘，上抬犁头深。播种知时节，施肥灌溉看苗势，密植须合理，因地选种有讲究，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老农，传承着久远年代的农耕文化。不断出新的生产和生活条件，逐步形成新一代农民的时尚。一个人无论多大作为，总是从普通开始，从小处着手。不管什么，哪怕小事，锁事，都接触，都看看，都摸摸，学一点，懂一点。经受农村的磨练，如同生铁在洪炉中淬火，出来变成一块坚硬的钢。曾见不少知青，在农村历尽艰辛，终于穿越适应与生存的蛮荒，具有超凡的耐力与活力。当然，某些技能在新的环境新的岗位变得无用，但锤炼了意识，增强了体魄，开启了运用已有知识和技能，去吸收新知识和解决新问题的能力，有益终生。

七岁上学，开始吮吸书籍的养份。儿时面对浩瀚无边的知识，脑海一连串大问号，眼前一派盲然，深陷蛮荒。十二岁，我被叫到当地一个由几个大队组合的连部当通信员，辍学了半

年多才返校。大山沟的初中生，又是三年困难时期，真说不上学了多少知识。读错的字，写错的字，如刻在崖石上那样牢固，久经风雨无剥蚀，直到中年进大学系统地学中文，才来了一场大清算。那年代，干一阵农活，又想读书，却苦于无门。知识就是力量，少壮努力将有益一生，即使年老也不致空虚。同族一位长者，解放前教过私塾，教起了我的古文。无教材，他凭记忆默写出《增广贤文》、《四书五经》的段句，给我讲解。更多的是他写些古体诗与对联，讲对仗，讲平仄。在他那里的最大收获，是迈入了诗词对仗平仄的门槛。嗜书如命，饥渴感强烈。社教点收缴的算命、画符之类的迷信书，公开销毁前我好奇地翻了又翻。突出政治与政策的资料，读了又读，重点句段背下来。在供销社做多种经营工作，闲时从收购的废纸堆里找书看，有幸找到一叠《人民文学》，多为大跃进年代的作品，我狼吞虎咽地读着，有的还抄在本本上。1969年在南方接新兵，夜宿县城一间中学教室，见墙角纸板盖着一堆凌乱不整的图书，信手抽出厚厚一本，没有封面封底，看中间文字方知是《中国简明通史》。学习《解放军报》、通读《毛泽东选集》，坚持了许多年。说也巧，在陕南的大山沟，我向一位母亲在书店工作的西安学生借阅了崭新的《红楼梦》、《水浒传》。直到转业到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中年进大学，我才心满意足的坐到小山般的书本前。折腾半生圆了读书梦，未免迟了点。如果四十来岁读完该读的书，庞杂里求精，面广中求专，人生的路就会好走得更多。人生太短，世界太大，许多领域活到头都没摸着门。其实，不管什么门的钥匙都在书本里，一经点拨就能踏进去。当

然，古今中外的人，终极一生，没有谁能登上书山的顶峰，没有谁能游到知识海洋的彼岸。

写作技能是一段蛮荒，穿越它的窍门，就是写下去，坚持写下去。人类有意识地使用语言和文字，以记录资讯、表达意向。课堂上的造句、作文，一种拓荒的起始。用文字记载简单的生活语言，把心意表述于信函，传递于人，亦为一种拓荒的起始。面对人群的工作性、政治性的宣传，更是一种可喜的攀升。1965年，社教工作队集训，小组讨论争先恐后，我话未出口心就慌，几天后才念两句写在纸条上的话。履行义务当兵，给首长们写讲话稿，启蒙“官样文章”。学写理论性的文稿，不得其法，气馁了。又不甘心，重拾中学年代异想天开的作家梦，闲暇写散文。第一次投稿《解放军文艺》的稿件，退回了，编辑用铅笔标明头一句话就有语法毛病。到团里报道组，学写消息、通讯。抽调在师政治部创作组一年多，习作了短篇、长篇、剧本，师里分管宣传的首长看稿提意见，创作人员集体讨论，从北京请专业人员指导，还安排我带着文稿往陕西的出版社、杂志社请教……我发表了第一篇散文，学了不少写作的基本知识，开阔了视野，更坚定了学下去、写下去的信心。几十年过去了，我脑海里还时而浮动宣传科长王德法的形象，那位安徽藉的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老兵的形象，总是浮现着那位扬州藉的同龄人文化干事尹协康。他俩竟是那样火一般的热情，总想给我们多灌输点写作知识，让我们多出点创作成果。浓郁的爱好与兴趣，使我不管在什么地方，工作怎么忙，思想负担有多重，都做到文思不断，笔耕不止。写作是一个收集、加工、输出信

息的整体系统，是一种复杂的创造性的脑力劳动过程。每个阶段和环节都有自身的特点、规律和要求。文学作品与应用文不同，情节可以虚构或纪实，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少不了观察和感受生活，即使是合理想象的那部分，也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的。无论是写人、写事、还是描写景物，都是在写现实生活，都需要现实的生活情景、生活细节。而这些生活情景和生活细节，是不能凭空捏造的，只能通过多方面观察和感受生活才能获得，靠作者的长期生活积累才能获得。作者与现实生活的接触，深厚的生活底蕴，准确把握事物的本质，有较深切的感情体验，才能写出思想意义较深刻的作品。

特定的社会条件与自然环境，孕育出复杂的人际关系。在金钱至上的年代，人际关系就是利益关系。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从出生起，就被围困在人群构筑的牢笼中，受到怜爱、抚养、袒护，或竞争、对抗、攻击，必然要应对或抗争，以求生存或超越。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辐射面极其广泛，动机与手法也千差万别。我的经验与作法，就是守住两道坎，一是自己的价值取向，二是自己的道德准则。我们当然要建功立业，展现英雄气概，在无情的流逝中追求永恒的价值，但要拿得起，进得去，放得下，跳得出。人苦苦挣扎几十年，充其量是给社会添块垫脚石。为着既定目标不断进取，是人活着的最大理由。工作量与成功率，往往与一个人的自我价值划等号。工作是一种最合算的投入，回报的是自得其乐。一个人的高超能力，需要付出全部的心血，有始有终。人生短暂，事业长久，当尽其力，尽其能。不能攀登顶峰，那就爬上半山腰，总比呆在平地

强。人一旦失去进取的愿望，生命就是断了桅杆即将沉没的船。无所事事，是对生命的摧残与损耗，即使退了休也不例外。各个历史阶段，各种阶级利益，各个社会人群，有着各自不同的道德标准，具体到人更千差万别。中国的道德标准和理念有几千年的积淀，一些精华形成了今天公认的道德标准，糟粕有的被摒弃了，但也有残存的。在一切向钱看的今天，优秀的传统道德正快速地剥落、退化。共产党的道德标准是最高的，要求每个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脱离低级趣味等。一个普通的人，难得诸全，不求极至，但起码要穿越道德的蛮荒，恪守基本的行为准则。失意潦倒、处于困境是最智慧的时刻，功成名就、大权在握极易迷失本性。不做伤天害理之事，不缺防人伤害之心。为人正直，待人不假。不惧强暴，不欺弱小。大事不含糊，小事闭只眼。是非之辨，正义之举，往往触犯利益团伙，吃亏必然，甚至惹祸。坚定信念是最好的应对，相信未来比今天好，即使屡遭不幸的人，也会有幸运的时刻。吃亏想得开，利多是浮云。每个人离不开必要的物质生存条件，尤其在一切向钱看的年代，没钱寸步难行，但不可强求贪多，不可拴在财富的柱子上。富不等于福，极富更不等于极福，人越富越累，甚至累的跳楼，累的发癫。财富中流动道德的血液，良心和声誉是远胜财富的资产。信守底线下的审时度势，灵活机动，也不失高明之举。无论如何，做人像人样，有棱有角，有所作为。没有正确人生观的人，是守不住道德底线的。患得患失，必然滑出道德底线，终成一个烂苹果，一块风化石。

人生一场戏，每天在演出，不同的地方演不同的角色，别在乎观众的感受与议论，而看重自己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人的饱经磨难的经历，就是一笔不菲的财富，一笔难得的资产，贵在将这笔财富这笔资产科学地盘活，巧妙地再增值。



儿时好动

那是一个人们急切改变贫穷落后的年代。

山沟沟，天还亮着，屋子里就黑了。年长的习惯了摸黑，孩子们却贪玩好动，有的要做老师布置的作业，总想挣脱夜暗的羁绊，于是燃片废纸、划根火柴，得到一瞬间的光亮，还玩起了“高级”把戏，用墨水瓶装点桐油，插根小布条，点着就亮堂一阵子。

一天，村干部买回几盏马灯和一些煤油，准备开办农民扫盲夜校。那时我们都刚读一年级，几个小伙伴激动不已，带着自己的作业本，跟着大人往课堂挤，不料被把门馆堵住。学员到齐，大门上闩，小伙伴蹲在窗外听声音，冻得浑身哆嗦。

隔两天，我心生一计，刚开门，学员都未到，就独个钻进去，躲在一张八仙桌下，大气不出。原来，这里是一位村民腾

出的一间厢房，挤挤弄弄摆着两张八仙桌，十几条长短板凳，马灯有摆着的、挂着的，简陋的黑板上还留着几个歪斜的汉字，比我老师写的黑板字差得远。课前，有人用伸在桌下的腿绊着我，急得我向他摇手努嘴，才没被拉出去。教员是村里有点文化的人，油印课本薄薄的，教的是阿拉伯数字、我名字叫什么之类。教员教了几个字，就让大家学着写。一只只粗黑皱巴的手握着毛笔直发抖，大都要教员抓着手练习，忙得教员团团转。这时，我冒出头，辅导让我藏匿的人，引起一阵短暂的骚动。他们见我写一至十，会读“共产党”、“新中国”，会领着别人一点一横的写名字，于是没再驱赶我，我更为教他们学点起码的文字而自豪，只是没能借他们的灯光完成课外作业。

那年代，世代相传的个体农户，走到一块，干起农业合作社。夜校里，他们都喜形于色，下课前还商议农活。有回，一个农民反映，邻县的合作社误越界桩，在他的荒地种了荞麦，要收割完再退出。大家愤愤不平，商定抢先收割，立即行动。报名的呼啦十几个。我也报名，好像突然间变成了壮劳动力，可惜未成。眼睁睁看着他们握镰挑筐，披着明亮的月光，一字儿向山界攀登，好不羡慕。不知睡了多久，恍惚间，我被一阵震耳的啾呵声惊醒，那是他们满载而归了。我骨碌爬起，趴在窗台向外张望，只见月光如水，山色迷茫，难觅人欢处。

农活忙，夜不闲。开春垦荒地，入冬修水塘。每每，一干就是大半夜，或灯火掠山影，或山歌醉月圆。参与者的报酬是工分、夜宵。报名的多，被筛下的不服气。我常钻进会场，听大人们商议、争闹。我改变了参与的策略。有回，风高夜黑，

门前的干水塘灯火通明，人影绰绰，有的把淤积塘中的泥沙装进簸箕，有的挑着沉甸甸的泥沙往堤上跑。我溜过去，边看热闹，边拨弄火堆，让光亮大些。有的赞我勤快，有的说给我记工分，我乐得不行，不知不觉到了半夜。翌晨忘了起床，上课迟到，罚站了十几分钟。

那阵，中学的劳动课，也为土高炉炼铁。当地森林资源丰富，许多合抱围的大树砍倒烧成木炭，运往远处的炼铁场。一个有雾的清晨，我和本班的同学，踏上了一条陌生的羊肠小道。翻过一座葱郁的山坳，跨过一条湍急的河流，大概十几里路程，来到一座山崖下的烧炭场，以各尽所能的原则往簸箕装了木炭。肩负重，往回走，队伍慢慢拉长了。我个子小，不示弱，挑的不比别人少。开头觉得有点沉，步子缓慢，然后肩膀有点痛，汗水直冒。终于，我被那条河彻底地怔住了。急流间，横着一排冗长的跳石，石头虽经人打造，脚踏面平整，都耸出水面，但大小有别，相距不一。我们空手过河能行，挑着木炭过河就胆怯了。鼓起勇气，跨了几步，双腿直打颤，揣摸再跨一步就会掉进急流，便像钉子一样定在那跳石上……

学校放假，我回家，与队里几位少年被派往炼铁场帮忙。各挑担簸箕，我还带着床破棉被，此外什么行装都没有，连脚板也是光的，边问路边走。大概赶了四五十里，太阳挂在西山头，终于来到一个叫平壤的地方，只见一片烟尘滚滚，声响隆隆，一片简陋的高大厂房，干打垒的低矮宿舍。几个小伙伴很快找到了亲人。我只能依赖一位邻居，因我父亲未被抽调来炼铁，而留在生产队带领老幼妇孺秋收冬种。当晚我们就守在土

高炉旁，与大人们一起拉风箱。大人们教我们拉风箱，如步伐一致，用力得当，双手握紧风箱杆往前推进三步，到位后猛地弹回，退三步后又猛地往前弹去……可是，我个头与风箱拉杆一般高，抬起手才能抓住杆柄，加之脚步短促，大人的三步我得走五六步，根本使不上劲。试用几次，我们被淘汰，改去挑焦炭。相距十数里，有几座小煤窑，掘出的烟煤被炼成焦炭。那是另一个场面，田垌山坡间踩踏出一条宽阔而坎坷不平的路，跑运输的男女往返匆匆，人们的汗水伴着豪情一个劲地流淌。我被感染，挑了四十来斤焦炭，又说又笑的往炼铁场跑。跑不了一二里，我肩膀磨破了皮，双腿乏力，搁下担子小息。伙伴们走远了，前后都是陌生人。走一程，歇一会；歇一会，走一程。累了，渴了，饿了，把担子搁在路边，爬上山坡，折根空心的野草作吸管，吮吸油茶花蕊的糖汁。那种天然的纯净的甜，几十年后仍滋润着心里。我揣摸，肩膀红肿皮裂，腰酸腿痛，挑着担子挪一步都难，可能要在途中过夜了。蓦然间，心生一计，卸下十来斤，藏于路边杂草丛，做个标记，下回挑焦炭先少装，到此把卸下的添上。这样，我总算挑了一回。不料我和四位伙伴都淘汰了，炼铁场的领导还埋怨不该派我们这样的来顶数，要我们立即回家去。那时也是太阳挂在西山头，我又挑着箬箕和破棉被，与伙伴们踏上归途。没走多远，天色将晚，我们在一家堆满稻草的牛棚上，用我的破棉被横盖着，五个人依偎一起，睡了一晚，每个人的头脸和双脚被蚊子咬出了许多血泡。

十四岁，我辍学了，在当时三四个生产大队组建的“连”